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鑪傳
第十九回 出放洞倏然無主 介道內添一首領

卻說神鰲祖師，那日正在出放洞中靜坐，忽然心血上潮，自思有何事來臨。只見兩個童兒，手執一對寶幡來到面前。神鰲抬頭一看，見那幡上寫著：九地法輪常轉，一天明鏡無私。

神鰲問曰：「爾是何人？來此何事？」那執幡童兒說：「我乃報事仙童。地藏王菩薩修了九道輪迴大會，要用幾個有積行的人作九道首領，祖師也在選中，特領命來接。」神鰲問：「是那九道？」仙童答說：「佛道、仙道、神道、人道、介道、鱗道、毛道、羽道、蟲道。」神鰲問：「還有幾道欠缺？」仙童道：「惟佛道、仙道、神道、人道有了首領，其餘俱未有人。」神鰲又問：「我是那一道首領？」仙童說：「祖師體態圓活，索行沉重，大約介道首領就是祖師了。明日赴會，乞祖師早到。」神鰲道：「知道了，你二人且回去。」神鰲便叫崔璧錦：「你去躲軍洞喚小真人來。」崔璧錦即到躲軍洞，見了小真人，說：「祖師叫你回去。」小真人沉吟半晌，說：「有甚麼事？明日回去罷。」眾人道：「祖師呼喚，必有緊要話說。你去看有甚麼事，俺們在此，你可速去早來。」小真人不得已，才辭了眾人，跟著崔璧錦回去。

見了神鰲，便問道：「把我叫來說甚麼？」神鰲道：「明日地藏王菩薩召我赴會。」小真人道：「你赴會只管赴會，叫我來替了你不成？」神鰲道：「菩薩派有執事，倘若受了執事，就不能回來了。兩下你一人照管，你須謹慎仔細，不可胡為亂做，致傷身命。至於那妝鈿鑪，乃是我費了多少精神，與弓長兩翻臉絕情，方才弄得到手，你須念得之不易，要保守勿失。」小真人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到次日巳牌時，神鰲又心血上潮，遂沐浴更衣，又對小真人說：「我昨日說的話，要你句句要記著。」小真人道：「你只管放心赴會，管定不壞事。」此時雖口中與他父說話，心的卻巴不得他父即赴會去，無人拘束他，他才得自便自由。神鰲拉住他的手，又叮嚀些守本分、理家計、安身命、保元氣的道理。正說之間，時已正午，神鰲把手一撒，赤手空拳去了，連一個錢也沒拿。這正是：

縱有銀錢築北斗，難買無常路一條。

自神鰲歸了陰去，小真人掛牽著躲軍洞那個壇場，恨不得一時就去哩。也顧不得請工師求大木，與他父打壽器，叫了一個拙工，把桐樹出了一棵，打了一口棺材，最不成樣子，絕像一個風匣。把神鰲妝殮了，好好歹歹埋了埋。未過三天，小真人即往躲軍洞去了。這可見：

百本□利一場空，落個風匣送了終。

慳吝之夫多如此，迷世中生總不醒。

松月道士曰：出放洞中正悠然，忽而來了二重仙。執寶幡，到面前，說是菩薩有呼喚。命他去作介道領，九道缺兒方能全。藏頭山，叫真人，明日赴會有遺言。千囑咐，萬叮嚀，徒惹他兒不待見。把手一揚空去了，怎不帶著你的妝鈿鑪？

江湖散人曰：堆金山上起朔風，霎時熄滅洞中燈。其子已成敗家郎，其父又作介道翁。